

# 让阳光在心底盛开

司德珍

楼下的小院里种了几棵葵花,金黄色的花盆翘首向着太阳凝视,活泼热情。儿子每每从一旁走过,都会忍不住欢呼:“妈妈快看,葵花在跟太阳微笑呢。”我笑,是的,它是向着阳光生长的花。

恍惚间,我眼前晃过一排排葵花,在老家的小院里很灿烂地笑着,那是祖母种的葵花。打我记事起,祖母就爱种葵花。每年开春,她在院子的小菜园里种油菜、辣椒、茄子;种南瓜、丝瓜、黄瓜,小小的园子看上去属实拥挤。可无论菜园子里怎么紧凑,她都能给葵花留出一席之地,点上几排葵花籽。那会儿日子清寒,家家户户都会种些瓜果青菜来贴补生活,甚少有人种葵花,总觉得它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故而旁人对祖母的做法很不理解,但我们这些孩子倒是比大人们喜欢葵花,因为它结出的葵花籽是当时最好的零食。葵花籽刚刚成熟,我们就等不及了,偷偷背着祖母扣下几粒,剥去外壳,塞进嘴里,阳光的香甜和泥土的清新在嘴里蔓延开来,很是享受。

这几日,天阴着,一连几天都看不到太阳的影子,儿子惦记着楼下的葵花,很担忧地问我:“妈妈,没有太阳,向日葵怎么生长呢?”印象里,幼年的我也问过祖母这样的话。当时祖母正坐在院子里纳鞋底,一旁的葵花正大朵大朵地绽放,鲜艳金黄,即使是在阴霾的天空下,依旧透着一派明媚。祖母停下手里的针线,抬头注视着那些葵花,自言自语般答道,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葵花就让心底的阳光盛开。我跑到葵花前,上下打量着它,它心里的阳光藏在哪呢,是宽广的叶子里,还是硕大的花盆里,又或是挺拔的茎秆里?祖母笑着,它自己知道的。

我不知道葵花的心里有没有藏阳光,但我知道祖母的心里肯定藏着阳光的,不然,她是怎么熬过那些艰难日子的呢?祖父去世得早,公婆年迈无法倚仗,孩子年幼不能分担,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祖母的肩头,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她用一己之力扛起了风雨,这其中究竟吃了多少苦头,摔过多少跟头,受过多少惊慌,任谁想想都会不寒而栗,可祖母硬是咬紧牙关撑了下来,熬出一片艳阳天。

记忆里,有一年的夏天狂风暴雨肆虐,菜园子里的瓜菜都被摧残得不成样子了,辣椒、茄子、西红柿的枝杈几乎全被折断,未成熟的果实掉落一地;丝瓜、黄瓜、南瓜这些藤蔓植物更是惨不忍睹,别说果实了,连花叶都被打落在地上,顺着雨水冲走了,只留下几根细弱的藤蔓在风雨里摇摆。此时,唯有葵花依旧保持着站立的样子,在风雨里昂首挺胸,坚韧地与之抗衡,奋力地把头昂得高一点,再高一点,像百折不挠的战士。这时,祖母脸上的线条不再柔和,而是透着一莫名地坚毅,她看葵花时,眼角眉梢都是惺惺相惜之情,仿佛那不是一棵植物,而是知己好友。

如今,祖母老了,老得再也没有力气侍弄小菜园,却依旧种葵花,大片大片的葵花长满了小院,大片大片的金黄在盛夏里昂扬,祖母守着它们,守着心底的那片阳光。



## 夏天的雨

张彦英

夏天的雨顶是讨人厌的。

它的那个臭脾气,谁都摸不透。就拿上周三中午来说,出门时骄阳似火,我还多了个心眼儿,看了手机上的实时天气预报,一溜儿“小太阳”,那就放心出门吧!结果我在图书馆里边又是还书又是借书,不过瘾,跑到期刊阅览室翻了几份杂志,等到四点多,准备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時候,傻眼了。

还没出图书馆的门就觉得不对劲,天怎么黑了?外面怎么哗啦啦的?瞧吧,大雨倾盆,不少人措手不及,被困在馆外的大挑檐下,赏雨的赏雨,发愁的发愁。我属于发愁的那一个,因为五点钟的事是约好了的,赶不去,有违诚信。雨哪管那个?借着风力,斜斜地狂舞,砸到石板上,溅起一尺来高,那叫一个壮烈!不一会儿,地上有了积水,雨点落下时便砸出一个个小泡泡,还挺爱玩。我心里想着:这是雷阵雨,保不准一会儿就停了。谁知,雨一阵比一阵大,一阵比一阵急,像是被谁惹火了,要把树冲个够,要把土浇个透,把空气搅得湿冷,把景象刷得朦胧,雨绝对是天与地之间这方舞台上的主角。

可是,我哪有心思看它表演?只好左顾右盼地等,一等就是半小时,半小时后雨戛然而止,太阳继续上班,你说气人不气人?

夏天的雨又是挺讨人喜的。

干热的空气简直似隐了形的火,一动不动都可以汗流浹背,更不要说走着路或者做着点什么事了。在空调的包围圈里当降兵不好吗?好是好,时间长了也不舒服

何以解忧?唯有夏雨。

冷不丁,不知不觉地,天一阴,云一黑,树一动,雷一响,雨就来了,不跟任何人商量。关了空调,打开窗户,哪怕有调皮的雨点趁机闯进来也不在乎。看,不,应该用“赏”这个字,欣赏、赞赏的意思。赏雨就是悦心,也明目——树叶绿得鲜嫩起来,花朵羞得娇弱起来,远处的建筑物,别管是高的还是矮的,一律公平对待,统统搓洗一遍,叫你整天死气沉沉!这时候,怎么形容心情?一个字:爽。

雨过风清,水泥森林仿佛变成了真正的草木森林,大口呼吸,尽情享受,并在心里默念:夏天的雨,真是善解人意。

哎呀,夏天的雨到底是叫人讨厌还是叫人欢喜?

前些天,听几个朋友闲聊时,有人突然冒出一句“周杰伦才是‘绝对音准’。”我心想,还有这么一说?但当时也没想和她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她是周杰伦的粉丝,且算得上“铁粉”“死忠粉”级别,我要是和她讨论或者争辩这个问题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了。

天生敏感音乐痴迷音乐的我,虽然算不上多懂音乐,但好歹还了解那么一点点音乐常识。这个“绝对音准”是个啥玩意,我百度了一下,“绝对音感(perfect pitch),又译绝对音准、绝对音高,指的是在听到某种声音的瞬间,就知道这种声音名称的能力,而且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出声音的方位、来源。拥有绝对音感的人,能从平时不为人注意的杂音中分辨出是何种声音。”于是,我明白了“绝对音准”是个啥。

我很清楚,专业的音乐人,懂音乐的人,按照“度娘”的标准,很多都能够达到这个“绝对音准”的级别。我是不专业的,只是爱好者,我尚且能从交响乐各种乐器不同声部的混响中辨识出一些乐器和它所奏响的旋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听一百首音乐作品辨识乐器比赛,我从第二期开始作答只做了九十道题,最终还能侥幸获奖。所以,辨识乐音对专业的音乐人而言就算不上多难,也并不神奇了。这是从音源和音色上进行辨识。

这位朋友当时强调的“绝对音准”,应该主要是从音高角度而言的。从她们当时交流的情形,私自揣测她的意思,应该是周杰伦的音很准,是“绝对”的“音准”,言下之意,当下似乎仅此一人,绝无仅有。且不说她这个认知的绝对化是否妥当,不少人甚至连音高的认识恐怕都不太清楚。

可能很多人对音高的认识就停留在“哆来咪发索拉西”,一般对应标准音高应该是“CDEFGAB”,当然还有小字组、小字二组,这些标准音高还涉及升降半音等变化就不说了。记得大约三十年前,我在音乐课上讲到这一部分时,有个姓庞的学生提了个问题,“老师,是不是可以把每一个音都唱为‘哆’或者‘来’或者‘咪’……”我愣了几秒,告诉他,“当然可以,说明你在思考音高和名称的对应,C做‘哆’就是C调,D做‘哆’就是D调,以此类推……‘哆来咪发索拉西’只是在一个调下对不同音高的称谓的区分。但是也不可能在一个音乐作品,尤其是一个乐句或乐段里整出一大堆调来的。”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音高的辨别能力有很大的个别差异,C.E.西肖尔的测验结果表明,绝对音感的能力指在没有给基准音前,听者能分辨出一个音的音名及音高。所以,这里就存在“绝对音准”本来的含义和粉丝的认为的含义之间的差异。

仅从把音准冠以绝对的“绝对”这个角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个伪概念。因为,“绝对音准”本义只是一个对音乐感觉的表述,而粉丝的认知却是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实在非得要确认周杰伦如粉丝所认为他的音高就是“绝对”的“音准”,除非所有的乐音都以周杰伦的音高为标准,那他才可以称之为粉丝所认为的“绝对音准”。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周杰伦在前一会儿和后一会儿的时间差异,或者在高兴时和不高兴时的情绪差异,或者在室内和室外、楼上和楼下、山上和水中等空间差异下,完全可能对同一个乐音的判断或者发出的一个乐音出现0.01赫兹的差异,那他的“标准”岂不成了动态标准了,动态了还是啥绝对标准呢。所以,粉丝认为的那个“绝对音准”恐怕连周杰伦自己都不敢认领,因为他是真的懂音乐的人。

不过,现代人很多都被“概念化”的噱头所包裹,很多东西一旦被神话之后就变得玄妙甚至玄幻,于是难免迷失其中,不明就里。喜欢他的歌,也可以喜欢他这个人,但他真的不是神。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何以够格充当谁的粉丝啊?

# 迷失在『绝对音准』的神话里

杨华